

后浪

论语新绎

吴宏一 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卿下至平民百姓，无不从中汲取营养

《论语》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。《论语》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，两千多年来，上

后浪

论语新绎

吴宏一
——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论语新绎 / 吴宏一著. --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7

(人生三书)

ISBN 978-7-5596-2109-2

I. ①论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儒家②《论语》—注释
③《论语》—译文 IV. ①B222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95478 号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Ginkgo(Beijing) Book Co.,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 (北京)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。

论语新绎

著 者: 吴宏一

选题策划: 后浪出版公司

出版统筹: 吴兴元

编辑统筹: 梅天明

责任编辑: 牛炜征

特约编辑: 张文斌

营销推广: ONEBOOK

装帧制造: 墨白空间·陈威伸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70 千字 655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29 印张

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109-2

定价: 68.00 元

后浪出版咨询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
周天晖 copyright@hinabook.com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4010019

“人生三书”总序

吴宏一

年纪逐渐老大，回首向来萧瑟处，觉得人生虽然风雨载途，但毕竟时有阳光普照。有些人，值得纪念；有些事，值得回忆；有些书，值得推荐。

人生的道路有很多很多条，所谓“世路多歧”。有人生来浑浑噩噩，白白走了一遭；有人不知方向，犹如暗夜到了十字路口，徬徨而无依；有人则始终认定一个方向，勇往而直前。哪一条路适合你呢？完全在乎你自己的选择。

书有很多很多种，但就一般人而言，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。少的不是书，是你所需要的知识。知识，包括智慧和见识。对于人生的道路，很多书都曾谈到，但值得推荐的，不会多；可以真正给你智慧和见识的，当然更少。

我年纪逐渐老大以后，觉得有三本书真的值得推荐：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和《六祖坛经》，恰好是儒、道、释三教的必读经典。这三本书代表人生三条道路的大方向，可以给大家智慧和见识。它们都言简而意赅，句子简短，容易记诵，可是仔细体会，却意义深远。

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六祖坛经》代表儒、道、释三家不同的思想，也分别代表追求人生、完成理想的三个指标，为我们揭示安身立命之方、为人处世之道，是现代人不能不读的三本“圣经”。《论

语》教读书人如何进德修业，以期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；《老子》教统治者如何清静无为，以期作为治国安民的指标；《六祖坛经》则教万方俗众如何明心见性，以期达到开悟解脱的境地。因此为“人生三书”做白话注译、阐释评述的工作，让读者借此亲近经典智慧，省思生命的意义与价值，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。

如今“人生三书”终于完成，令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。人生的路该怎么走？如何安顿身心，活出积极、清静、圆融的人生？答案就在书里面。

《论语新绎》序论

孔子名丘，字仲尼，春秋时鲁国陬邑（今山东省曲阜市附近）人，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（公元前五五一年），即鲁襄公二十二年，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（公元前四七九年），即鲁哀公十六年，年七十三岁。

他幼年孤苦，但从小就爱好学问。当时鲁国虽然不强，但文化气息却极浓厚，他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，早已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。

他长大后想学以致用，曾做过管理粮食账目和牛羊畜牧的小官，也做过鲁国的小司空、大司寇，负责农工、司法行政的职务，但时间都不长。后来他离开鲁国，游历齐、宋、卫、曹、郑、陈、蔡、楚等国，看看是否能被任用，以便施展抱负、实现理想。可惜道术不同，事与愿违，他在经历几次危难之后，不得不又回到鲁国：一方面整理文献，从事著述，修订《诗》《书》，编次礼乐，撰写《春秋》；一方面开创私学，广收门徒，以学不厌、教不倦的精神，主张有教无类，顾及因材施教，不但重视学识的充实，而且也注意品德的陶冶。他的学生前后一共有三千人之多，杰出的有七十二人。因此，他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，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。

二

《论语》是记录孔子言行的典籍。虽然全书只有一万五千多字，但从这部书中，我们可以认识孔子的思想学说，并且得到很多关于为人处世、求学做事的宝贵教训。这些教训两千多年来只要是读书人，甚至是不识字的人，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。可以说上自帝王公卿，下至贩夫走卒，无不奉为治国修身的圭臬。尤其从宋代朱熹以后更是家喻户晓，成为我国人人必读的文化遗产。即使到了今天科学文明日新月异，但《论语》这部书仍然历万古而常新，不失其时代意义。有人说它是我们国人的“圣经”，实在很有道理。

三

《论语》这部书的命名，据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、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，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可见“论”有“论纂”“编撰”的意思，“语”是语言，指孔子所说的话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直言曰言，论难曰语。”《论语》一书，有孔子的直言，也有他与弟子及时人的论难之语，因此，也可以说，“论语”就是把“接闻于夫子之语”编纂起来的意思。

《论语》固然不是孔子亲自编撰的，但也不可能是某一个弟子所编撰的。因为它集合很多片断的篇章而成，前后篇章的排列次序往往没有什么关连和道理，文字和内容也有些重复的地方。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弟子各有记录，后来才汇编成书的缘故。但究竟是哪些弟子所编撰，却无法确定。另外，从《泰伯篇》第一章等篇章看来，《论语》中不但有孔子弟子的记录，而且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记录。曾子、有子，甚至子张、子夏、闵子骞的学生，都可能是某些篇章的记录者。据柳宗元《论语辨》的推断，最后编定《论语》

的人，应该是曾子的学生。

我们可以这样说：《论语》这部书，在春秋末期已由孔子弟子开始记录，但到编辑成书时，却已是战国时代的初期了。一九七三年在河北定州八角廊的汉墓中，发现的《论语》竹简残本，虽然研究者对其著成年代的看法颇不一致，但认定它成于战国至西汉宣帝五凤四年（公元前五四年）之间，则不成问题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《论语》，可以说已大致成形了。

《论语》传到汉朝时有《鲁论语》、《齐论语》和《古文论语》三种不同的本子。篇数、篇目和编次都不尽相同，文字也有一些差异。西汉末年，汉成帝的师傅安昌侯张禹把《鲁论语》和《齐论语》融合为一，删去《齐论语》中的《问王》《知道》二篇，篇目则以《鲁论语》为依据，号《张侯论》。汉灵帝时所刻的《熹平石经》以至我们今天通行的《论语》本子，基本上都以此为依据。

东汉末年，郑玄以《张侯论》为主，参考《齐论语》和《古文论语》，作《论语注》；此后，魏代何晏的《论语集解》，梁代皇侃的《论语集解义疏》，宋代邢昺的《论语注疏》、朱熹的《论语集注》，清代刘宝楠的《论语正义》，这些书在注释方面，都有一定的成绩，是阅读《论语》时，值得一读的参考书。

四

南宋著名的词人辛弃疾曾有《读语孟二首》：

（一）

道言不死真成妄，佛语无生更转诬。
要识死生真道理，须凭邹鲁圣人儒。

（二）

屏去佛经与道书，只将语孟味真腴。
出门俯仰见天地，日月光中行坦途。

把《论语》《孟子》比成太阳和月亮，可见他对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之推崇备至。他的这些话，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。可是，我对佛经与道书的看法，却与稼轩不一样。我一向认为儒、道、释三家各有各的价值，尤其是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六祖坛经》三书，更是想认识我国历史文化的人不能不读的三本“圣经”。大体而言，《论语》教读书人如何进德修业，《老子》教统治者如何清静无为，《六祖坛经》则教万方俗众如何明心见性。我以为这三本“圣经”，它们说教的对象，代表三种不同的社会阶层，也代表三种不同的思想文化，但它们为人揭示安身立命之方，则无不同。因此很久以来，我早就想为此“人生三书”作一些推阐评述的工作，还曾经用稼轩韵写过这样的一首七绝：

圣经何必分先后，大道从来不可诬。

我自瓣香三教在，参禅学老更崇儒。

因为有此信念，所以我在一九八〇年前后，曾应《台湾新生报》石永贵社长之邀，以白话译解《论语》全书，在该报连载，后由该报出版，书名即定为《白话论语》。由于得到当时台湾省政府及若干县市政府的推广，作为社会公益书刊发行，几年间竟然印行近百版之多。到了一九八三年秋，还由台北市政府将拙著与辜鸿铭英译的《论语》，合编印成《论语中英文合订本》，分送台北市各国际观光旅馆，供旅客参阅。我虽然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版税，但作为该书的译解者，仍然觉得受到莫大的鼓励，因而更坚定了我要完成译解“人生三书”的想法。

不过，从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起，我因为参与中正大学文学院、“中央研究院”中国文哲研究所的筹备工作，后来又出国长期在海外讲学，工作过于繁忙，这个愿望不得不中途停辍。一直到

一九九九年秋，自香港退休返台，才又提笔继续这“人生三书”的撰写工作。

首先，我修订《白话论语》一书，增订后易名为《论语新绎》，交给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，并曾作两首诗来表达我当时的愿望：

(一)

向来我亦圣为师，论道参禅未是痴。
最爱春衣已裁就，冠童舞雩咏归时。

(二)

敢言译解费功夫，但愿人人识正途。
忠恕终归仁一字，请从平淡契真吾。

我认为要译解“人生三书”，当然应该先从《论语》开始；要重新阐述《论语》的道理，当然要先从读懂《论语》、明白它的文字开始。

五

《论语》是语录体，对古人来说，虽然明白如话，但对现代一般人来说，毕竟已是两千年前的古语，并非人人所能阅读。即使有前人的注解，但同样是文言，对一般读者不一定有多少帮助。所以用白话把它译注出来，这种工作是很有意义的；不但《论语》如此，《老子》《六祖坛经》如此，恐怕还有很多其他的古书，也需要如此。

我用白话译注《论语》这部书，就基于这种认识。所以译文力求浅白，注文力求简明，同时采用直译的方式，尽量照原文的句型

逐字逐句译成白话，希望读者不但能了解原文的大意，而且能明白每字每句的意义，借以提升初学者阅读古书的能力。例如《为政篇》第四章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这句话，假使要求简练，可以译为“我十五岁立志求学”，但我却直译成“我十又五岁就有志于求学”。目的就是在于使读者对照原文，逐字逐句明白意义。

当然，书中有少数不易直译或不便直译的地方，只好采用简译或其他方式。例如《为政篇》第五章“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”这几句话，直译应是：“死了，埋葬他们依照礼制，祭祀他们依照礼制。”但为了照顾全文不致过于累赘，所以改译成书中现在的样子。又如《为政篇》第二十二章“大车无輶，小车无轨”这两句话，实在不易直译，所以只好先译为“就好像大车子没有輶，小车子没有轨”，然后加注来补充说明輶和轨的读音和意义。书中引用《诗》《书》等古书的地方，也都用这个办法。像这类没有直译的篇章，为数并不多。

其次，对于历来有歧说异义的字句，通常采用其中一种比较可取的说法，直接译成白话，不另说明。例如《为政篇》第十六章“斯害也已”这句话，有人（像杨伯峻的《论语译注》）把它译成：“（这种）祸害就可以消灭了。”这是把“也已”的“已”，看做动词，作“止”解。事实上，《论语》书中如“好学也已”等句，“也已”都作语气词用，而且多作句末助词，以加强语气，本来就是《论语》的特色，所以我不赞成上述的那种解释，译文自然也就采用了另一种说法，但在译文后并不加注说明，以免旁枝蔓延增加篇幅。通常只有在译文采用的说法，和原文的字面意义有所出入，或担心初学者不懂，或跟现代的用法不同时，才会另外加注补充说明。例如《学而篇》第四章“吾日三省吾身”的“三”字，我在译文中采用“三”为虚指、表示“多次”的说法，所以才特别加注解。基本上这本书的译注，是以“直译”为主，以“注释”为辅。

在“注释”和“直译”之外，为了帮助读者更能了解书中各篇章的旨趣，在每一篇之前都有介绍全篇的提要内容，而在每一章之后则另加“新绎”，对其字句的音义、写作的技巧以及文字背后的含意等等，作种种不同的补充说明。少数例外，例如《学而篇》第一章对每一字句的析论，例如《微子篇》第七章对荷蓑丈人“植其杖而芸”的解说，它们都有示例的作用，也有比较完整详细的说明。

另外，因为时代观念的不同，书中有些篇章恐怕难免会引起一些读者的误会。像《泰伯篇》第九章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、《阳货篇》第二十二章“不有博弈者乎？为之犹贤乎已”、第二十五章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”，等等，这些话大概都会有人表示异议。我觉得读书原来就不可以辞害意，也不应该以今律古，所以这种地方，除了在“新绎”中稍作提示、说明之外，都不多加解说，希望读者自己去神领意会。

六

最后，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本书时作对照之用，笔者特地根据朱彝尊《孔子弟子考》、姜可久《四书人物辑略》、诸桥辙次《论语人物考》以及历来各种孔子年谱资料，新撰《孔子年表简编》一种，作为本书的附录。所谓“简编”，就是不求周全的意思，目的不过是方便读者对照参考而已。它也像本书的其他部分，我都曾做了多次的修订和改写。

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。我想书中一定还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，希望读者多多指教，以便修订时改正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“人生三书”总序 | 1 |
| 《论语新绎》序论 | 3 |
| 【一】学而篇 | 1 |
| 【二】为政篇 | 19 |
| 【三】八佾篇 | 41 |
| 【四】里仁篇 | 66 |
| 【五】公冶长篇 | 85 |
| 【六】雍也篇 | 110 |
| 【七】述而篇 | 136 |
| 【八】泰伯篇 | 165 |
| 【九】子罕篇 | 182 |
| 【十】乡党篇 | 206 |
| 【十一】先进篇 | 226 |
| 【十二】颜渊篇 | 250 |
| 【十三】子路篇 | 271 |
| 【十四】宪问篇 | 296 |
| 【十五】卫灵公篇 | 333 |
| 【十六】季氏篇 | 362 |
| 【十七】阳货篇 | 377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【十八】 微子篇 | 401 |
| 【十九】 子张篇 | 415 |
| 【二十】 尧曰篇 | 435 |
| 孔子年表简编 | 441 |
| 参考书目举要 | 451 |

【一】 学而篇

《论语》分为二十篇，它们的编次没有一定的体例，也没有一定的内容。各篇的篇名，只是取自篇首第一句的两、三个字而成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含意。

本篇共十六章，论君子求学之道。学，不只指学识才艺，也包括品德修养。此篇以论孝悌、忠信为主。朱熹《论语集注》说本篇：“所记多务本之意，乃入道之门，积德之基，学者之先务也。”

1. 子^①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^②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^③，不亦君子^④乎？”

【校注】

①子——先生；古代对男性的尊称，相当于白话的“您”。有时也用来指儿女。《论语》里“子曰”的“子”，大都是指孔子而言。

②说——同“悦”，喜悦、高兴。“不亦说乎”是疑问句的句型，其实它的意思就是“说（悦）”。下同。

③愠——音“运”，怨怒。愠怒的原因，是因为“人不知”。“人不知”有二义：一是人不知我，一是人不知学。

④君子——古代君子有二义：一指才德兼备的人，一指在上位的统治者。这里应指前者。

【直译】

孔子说：“求得的学识，还能够时时去温习它，不也是高兴的吗？有同学从远方来请教，不也是快乐的吗？人家不了解我，我却不怨恨，不也是君子吗？”

【新绎】

首章开宗明义，说明求学的道理，重在为学的层次。

第一个层次是自立自修的功夫。“学”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求学、学习。古人解释为“觉”，为“效”。“觉”是解悟，化不知为知，化不能为能。“效”是模仿，以好的强的为榜样，转恶为善，转弱为强。“学”，在这里不只是当动词用的“学习”，它还指经过学习之后所求得的学识。它已当名词用，指的不只是书本上的学问，它还泛指一切外在的行为规范，包括道德的认知和实践。孔子教导学生要学习诗、书、礼、乐、射、御等等，是文武合一的教育，认为这样才能训练出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。所以“学”所指的学识技能，范围极广。“时习”的“时”，有时时、及时、按时等义。及时、按时又兼含有按季节和按年纪作不同学习的意思。古人所谓“春夏学诗、乐”“秋冬学书、礼”，以及几岁学习什么知识技能，都是指此而言。“习”，除了学习新知、温习旧学之外，它同时还有实习、演习、操练的意思。因为礼、乐、射、御等等，是需要实习操演的。

第二个层次是自立立人的成效。学生能够“学而时习之”，温故而知新，自然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，教导别人。“有朋自远方来”，“有朋”古本一作“友朋”。“朋”可以指志同道合的同门、同窗，也可以指一般的朋友。一个人读书有成，不但近者心悦诚服，肯拜他为师，连远方的朋友也会慕名而来，大家一起讨论，互相印证。不但学生受到启发，连当老师的人也可以从中教学相长。这就

成为真正一同学习的“同学”了。

第三个层次是治学有成以后的修养态度。治学有成，有人慕名而来请教学习，固然值得欣幸，但万一别人不晓得你有学问，没有登门请教，你该怎么办？“人不知而不愠”，正说明了该有的修养和态度。也有人说“人不知而不愠”是指人不知学而已亦不愠。意思是君子看到别人不知学，对某些事物有所不解也不会求全责备。这也是做师长的人一种难得的修养。

“不亦说乎”、“不亦乐乎”和“不亦君子乎”，也同样代表三种不同的层次。“不亦……乎”是疑问句，翻成白话是：“不也是……吗？”用肯定句来说，它说的正是“说（悦）”、“乐”和“君子”。“说”古代可以借用为“悦”，它和“乐”意义虽近，但层次不同。“学而时习之”，是从初学时的辛苦到“温故而知新”以后所得的喜悦，毕竟还免不了有许多解说、体会的过程，所以它带来的喜悦，往往是“独乐乐”的。而“有朋自远方来”，是代表自己学习有成，可以教导别人，也可以与人商榷讨论，它所带来的快乐，超过了“独乐乐”的阶段，已经到达“众乐乐”的境地了。“君子”在古代是指在上位的贵族和有品德的人。这是孔子教导学生追求的理想目标。一个人能够文武合一、才德兼备，服务社会、贡献国家，不管为人知或不知，孔子以为都是值得大家敬佩的君子人物。

最后要说说虚词在古文中的作用。古人读书，所用纸笔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方便，所用书本也不像我们今天这样便宜，因此为了省时省工，刻写在简册竹帛上的古代书籍，通常是没有标点的，文字能省则省，密密麻麻，连在一起，当然没有标点符号。古书里的虚词，其实就是标点符号的替代品。有人以为虚词不重要，错了！没有这些虚词，有的文章就不成文章了。例如这一章的首句：“学而时习之”，如果把虚词的“而”、“之”拿掉，只剩下“学时习”三字，这还成其为文章吗？还有人能了解“学时习”的意义吗？